

随笔

文学青年

梅桑榆

现在,若称谁是“文学青年”,往往含有贬义,而当年,“文学青年”则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呼。既然后来又光荣又时髦,爱好文学的青年,也就不必掩之羞之,走路时腋下夹一本小说或诗集(当然是本名著),或是手里拿一本权威文学刊物,比如《人民文学》、《收获》之类,昂昂然招摇过市。与友相聚,言必谈文学,说起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大诗人,如数家珍,谈起某某作品,头头是道。成千上万的人做起了作家梦,梦想靠一支笔、几本纸改变现实,改变命运,乃至名扬天下。我家乡一县,就有数百人奋勇操觚,写起小说、诗歌,名目繁多,自发组织的文学社,也应运而生。

文学青年,既已成为庞大的群体,地方文化部门与文联,也担负起发现苗子、扶植新秀的大任,且经常召开创作会、座谈会,动辄数十上百人,并有长官莅临,又是指示,又是鼓励。有几篇作品见诸报刊者,被邀为上宾,向大家传授送宝,会上高踞讲台,顾盼自雄,侃侃而谈,俨然王者,会后粉丝簇拥,谄词盈耳,堪堪比明星。未发表作品而已有习作者,也应邀参加,在会上谈读书心得、写作计划,谈文学抱负,不少人的开场白,都是“为繁荣祖国的文学

事业”,显然是胸怀大志,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并声称准备或正在写长篇小说、编电影剧本。此等大言,虽有浮夸之嫌,但却可收令人刮目相看之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先例,历历在目,眼前这些姑娘或小伙,弄不好就是未来的丁玲或巴金,谁敢小觑!

有一次创作座谈会,令我至今难忘,会上,A君发言:“你们都说巴尔扎克、莫泊桑的小说怎样好,我看也平常。不出三年,我一定能写出《高老头》和《羊脂球》那样的作品。”他见无人质疑,胆气更壮,接着说:“我要么不写作,要写作就要像曹雪芹那样,让作品留传后世。否则写它何用?现在那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而已。”B君宣称:要将40岁以上的作家都枪毙。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的思想太深沉了、太奔放了,我读的书太多了。我发现自己天生是写长篇小说的料,因为我写短篇总是收不了尾。”他还说:“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已经过时,他们根本不懂哲学。我崇拜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总之凡是现代派作家我都崇拜。”有人问他写了很多稿子,为何均未发表?他答道:“由于我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不能被那些

平庸的编辑所理解。其实这也是许多伟大作家共同的命运。”芳龄19的C姑娘,既写诗又写小说又写电影剧本,自称全才,她竟要勒令30岁以上的诗人全部自杀。有人反问她:“你若到了30岁还成不了伟大的诗人或是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你怎么办?”她一脸郑重地说:“如果是那样,我就自杀。”但她紧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我死了,中国文学史上将会少了一颗明星。当代文坛将会黯然失色。”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万人争走文学路的盛况,并未持续多久,几年后,经济搞活,百业俱兴,人们求生存、谋发展的出路既多且宽,而实践证明,写作之路,非常艰难,仅达到发表水平,就需练笔多年,即使能发表几篇作品,稿费也少得可怜,大多数人若不靠供职于一个单位,拿一份工资,别说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都混不圆。于是文学青年各奔前程,原先雄心壮志,要成为作家、大作家的人,纷纷“改邪归正”,与时俱进,或是经商,或是从政。我家乡的文学青年,也由一大帮变成一小撮,原先以未来大作家、大诗人自诩的人,皆与文学彻底拜拜。多年过去,声称要将40岁以上作家都枪毙,要勒令30岁以上诗人自杀的人,年龄早已过了他们定下的“大限”,他们不但没有自杀,而且为自己能谋得一官半职,沾了点小财,或找了个有钱的老公沾沾自喜。几个坚持写作的人,则被人讥之为“执迷不悟”或“死不悔改”,有人甚至断言:“搞写作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乡关何处(国画) 赵曼

郑州地理

京广路

朱永忠 吴瑞民

京广路,位于京广铁路西侧,与京广铁路平行,故名。北起金水路桥建设路,南至南环路,全长6740米。分三段分别命名为京广北路、京广中路、京广南路,横贯二七区中部,为市区南北的主干道。

建国前,这里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坟冢遍野,杂草丛生,农田荒芜贫瘠,仅有蜜蜂张、刘楼、小赵寨等村庄,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建国后的“一五”时期郑州市重点向西发展,1954年在北闸口(现建设东路东口)到陇海路修一条马路,命名为京广路,后延长到航海路。1979年郑州市地名整顿,以陇海路为界以北命名为京广北路,以南命名为京广南路。上世纪80年代京广南路向南延伸与洁云路相通至南环路。2002年,郑州市

地名办公室公布,将京广南路命名为京广中路,废除洁云路名,命名为京广南路,以达到“一路一名”的要求。

2007年,开始兴建郑州火车站西广场,京广路拓宽工程,是郑州市政府强力推进的20个重大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火车站西广场已于2009年12月投入使用。京广路拓宽工程北起建设东路,南至航海路,全长3859米,扩宽60米,双向8车道,轻轨一号线将从京广路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解决困扰郑州火车站西出口的交通问题,也为郑州市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该工程完成后,两侧将是高楼大厦林立竞相争辉,道路宽阔整洁,商场牌匾新颖划一,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车辆川流不息,人流如织,一派大都市的景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郑邑旧事

“冲喜”与“守节”

连德林

“冲喜”与“守节”是旧时代婚嫁中的陋习,都是迫害妇女的封建礼教。冲喜,是在人病重时办喜事,想借喜气冲走不祥之气。有为公婆冲喜的,但大多数则是为丈夫冲喜,即未婚的男子病重时,让其成婚,希冀病体好转。守节,则是在男女双方定过亲后,男方因故早亡,女方遵礼教,不另嫁他人,就在娘家孤守终生。女的出嫁后,男方早逝,青春寡居不再嫁,叫“邀寡”。此两种习俗,以明清两代最为盛行。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六回中,宝玉病得厉害,仍想念林黛玉。在他迷糊之中,由贾母做主,使用掉包计,令其与薛宝钗成亲。这场冲喜的后果,不但冲走了黛玉的性命,也冲掉了宝玉和宝钗两人的一生幸福。如果说,宝钗对宝玉还有点情意,叫她冲喜尚带有自愿的成分。但旧时那多

数充当这类悲剧角色的弱女子,就完全是任人摆布的牺牲品了。清朝末年郑州南郊十八里河村就有一件“冲喜”与“守节”的真人真事。

清朝同治年间,村人刘振永在20岁那年,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在算命仙人的指点下,家人让其成亲冲喜。其未婚妻是城北李马庄杨门之女,时称“杨氏”。成亲那天,刘振永已处于病危的昏迷状态,在亲人的搀扶下勉强与杨氏拜了天地。当晚新郎未入洞房,五天后亡故,立侄子为过继子。杨氏从此孤寡寡居,直到55岁才去世。杨氏终生未嫁叫熬寡。因未圆房仍是处女,也叫守节。

杨氏去世的第二年(1925年民国14年),其亲属后代,在刘家大门外的十字路口处,为其立“流芳百代”石碑一通,路口有高大的碑楼。碑文有当时的晚清真贡、老教育家司警署撰文,书法名家刘启祥丹书。该碑在“文革”时被拆除,原碑现留在村内,它也成为封建时代旧婚俗中迫害妇女的一个实物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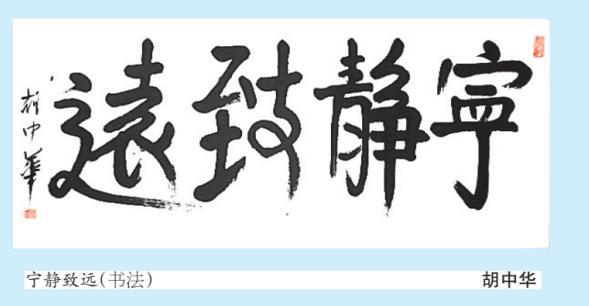
新书架

《快乐主妇》

邓楠

《快乐主妇》是一本教你如何轻松、快乐做家务的现代女性必备书。本书教您用最快速、最简单、最环保、最有效的方法将原本杂乱无章的家居环境收拾得井然有序,不再为房

间中四处散落的杂物而烦恼。并辅以处理一些家事的小妙招,解决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家务难题,让您做得更有条理。辅以示范图片。运用以后你的家就会很快变成一个你能放松心情、引以为豪、尽情享受的地方。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年轻的职业女性都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示,更重要的是让你学到从家事中找到乐趣。



宁静致远(书法)

胡中华

《西望情海》的故事之一,说的是一户人家,母亲、儿子、媳妇和孙子,儿子小时候,母亲把好吃的给儿子吃,把好吃的给儿子穿,脏活累活不让儿子沾边。儿子长大了,娶了媳妇,后来又有了孙子。年迈的母亲行动渐渐迟缓,脑子也不够使了,儿子媳妇感到是包袱,渐渐不给母亲吃穿。终于有一天,他们把母亲用荆笆拉到了山里丢下了。孙子偷了一些吃的,跑去找到奶奶,把奶奶背回家藏严实。每天,孙子在院子里拉那个荆笆,当父母问他为什么的时候,孙子说,我现在上学,将来好拉你们了。儿子、媳妇吓坏了,知道错了,醒悟了,开始对母亲好起来(见《母亲从玉米穗中创出的故事》)。

读到这里叫人禁不住想,我们就像那儿子媳妇,丢到山里的,正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母亲和传统啊!好在那位母亲还有孙子,我们的后代会怎样?《母亲的童谣》这篇短文中讲道,女儿时常哼唱的“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笨,九个坏,还有一个惹人爱,姐妹们跳出,甜言蜜语也要把他追过来……”,“小燕子飞飞,五阿哥追追,英勇的尔康,爱上了紫薇,漂亮的紫薇,跟人家飞飞……”管不了啊,给她背“小溪流了练长跑,麦苗醒了弯弯腰,桃花醒了绽笑脸,柳树醒了把辫摇”她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呀。脑子里尽是跟同学学的,跟电视里学的,跟老师学的尽是应付考试的。电视里除了有限的几个栏目,几乎充斥着流行的、娱乐的甚至搞笑的东西。为了收视率,为了经济效益,近乎无所不用其极。长此以往,我们会不会把母亲扔到山里去,而孩子们会把奶奶背回来吗?问题出在成人社会,出在教育理

念和教育体制,出在政治与商业合谋的主流价值观、审美观。它对众人所期待的文明程度更高的明天中国,埋藏着巨大隐患,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人应该感到耻辱。那么怎么办?理论家要作深刻反思,文学家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出呼喊。李正正是这么做的《西望情海》是个很好的范例。

新评论

拉荆笆的故事

——读李正品《西望情海》

陆健

这本书是写给自己母亲的,如果说天地有神灵,那么母亲就是人间之神。作者从工作地郑州西望情海,感恩戴德,提起笔来,一个年已五十的汉子有时也会痛哭失声(见《难忘母亲的那碗饺子》)。《西望情海》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位母亲,勤劳;在儿子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永远不知道劳累,从来没有见过她休息的时候;善良;因为雨天缺柴,儿子拆了斑鸠窝,小斑鸠摔下地,“母亲把谷子、芝麻和油菜子混在一起,然后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抱着斑鸠来嘴里啄食。小斑鸠还不习惯于人工饲养,忽闪忽闪的小眼直瞅着母亲。一会儿,它的嘴就啄起来了,欢快地扇着翅膀,还不停地咕咕叫。小斑鸠的嘴巴在母亲嘴里啄来啄去,仿佛我的母亲就是它们的妈妈。”(《斑鸠啼血的日子》)母亲给远归的儿子包饺子忘了放盐,她提着马灯到卫生所借了

过当时的“洋布”(《母亲的织布机》);隐忍自尊;见《东疙瘩的西磨房》诸篇;奉献:为亲人、为讨生活拼尽了自己一生的心力体力,达到极限(《母亲转动的石磨》),等等。母亲的影子,似乎遍布家乡的时空,母亲的形象,几乎就是那块土地的形象与历史。《西望情海》极具独特性的细节描绘、真切的感觉和个性化的表达,塑造出丰满高大的人物,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本厚厚的、含纳了近百篇作品的书,也是写给作者自己的。山水、沟坎、土地,红薯秧、柿子树、斑鸠窝,每一种自然物象都让人本能般地生出亲切感。理性层面,我认为作者的意图主要有二:一、比较具体——仙逝的母亲行之未远,用文字记下她的音容笑貌。以我狭隘的视角看,也许作者因为爱,因为对无私博大的情

蔡波说:“这个人只要有有利可图,什么都能干。”他称自己很关心该案,希望警察尽快侦破,因为水落石出,对他本人有好处。叶家福说:“办案人员在努力想办法。”蔡波起身告辞。“最后再劝一句,跳上跳不上并不最重要,审慎一些,别再出事。”叶家福说。第二天蔡波如约交上他的自供状,然后忐忑期待,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几天后叶家福来到工地指挥部,蔡波一见他就笑,说:“又来了?”叶家福还是那么公事公办,说要跟蔡波交换一下情况,关于施雄杰和章春木。他俩没谈成事,只讲一个开头,忽然有电话找叶家福,是组织部电话,通知他立刻到市宾馆五号楼,有重要事情。蔡波感叹,说叶副书记贵人事忙。只好另找时间。叶家福起身要走,蔡波忽然问了一句:“有好事吧?”

叶家福问蔡波哪里知道是好事?也许是牵涉某重要领导的大案要案,好事吗?蔡波笑笑,说自己不问那个,打听的是叶家福的男女关系。最近怎么样了?前些天偶然见到常志文,他不失时机抓住机会把她狠批了一通,批得她眼泪都掉了下来。

“说人家什么呢?”叶家福一张脸立刻板了起来。“批她是瞎子,不识真金。”叶家福顿时生气:“你说这干什么。”他笑:“你也一样,比她还瞎。”叶家福当即表态:“蔡助理恐怕搞错了,这件事麻烦你不要管。”叶家福刚走,蔡波没有一秒耽搁,立刻拿起电话。这个电话让蔡波目瞪口呆。

上边来人了,此刻就任在市,来了两位处长,分别来自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但是并非来办蔡波的案子,是来考核干部的。考核的对象有三个,两位党外人士,还有一位是叶家福。当天下午下班前,蔡波离开工地,直接去了市政法委。叶家福独自关在自己的办公室。蔡波告诉叶家福,关于施雄杰

和章春木,有些情况确实有必要交换一下。叶家福告诉蔡波这里还有另外一些情况:章春木给不少人装修过房子,其中有一个是康良才。作为迎宾山庄的总经理,康良才曾经把迎宾山庄几幢别墅的装修工程包给章春木,用的是某个公司的名目,实际是章包的。蔡波顿时警觉:“是吗?”“还有一个安排章春木给施雄杰装修房子的人。”叶家福说,“知道是谁吗?”

蔡波说:“他们行内的?”“是郭启明。”蔡波冷笑,说自己对郭老板早有警惕,根据其背景和活动范围,怀疑他跟举报信有关。为此还曾做过他以示提醒。如果郭老板与章春木施雄杰以及迎宾山庄串在一起,情况就很不一般,不止是买邮票而已。

叶家福问蔡波:“蔡助理我还要谈些其他事吗?”蔡波承认确实有其他事,除了施雄杰之流的消息,他还想为叶副书记提供一点业务指导。他已经知道叶家福被组织部叫去干什么,是不是要求写一份个人材料?叶家福承认有这件事。让他写这么一份东西。据说很重要。“我给赵书记打了电话。”叶家福说,“才想起他在香港。”

蔡波长叹一声,说他也打了。他不知道赵荣昌是怎么考虑的。外边已经在传,说蔡波不行了,屡报屡告,事情太多,所以挨骂。是这样吗?赵荣昌应当会知道。当然如果确实他蔡波不行,补谁都不如叶家福合适。

“情况很快就明朗了,不必急。”叶家福说。蔡波说事到如今还急什么?听天由命。几番起落,热热闹闹,如果结局是这样,白忙一场,想来当然也会很不爽,很不服气,感觉很没意思。

叶家福一声不吭,把桌上的一个信封拿给蔡波,请蔡助理审阅。信封里装着叶家福的材料。蔡波翻了两天,惊讶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叶家福拟上交的个人材料。他没有费心为自己创作一份可供考核材料引用的个人小结。只把去年的年终小结交上去,再附一份个人简历,都是现成的东西。

连载

柳德承正心慌意乱呢,忽听外头乱成一团,月儿推门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刘胡子的人来了,还带着枪,说刘胡子过四十大寿,要柳大哥去做千儿香……”刘胡子是这一带有名的山大王。这人脾气暴躁,一生气就要杀人。“这这可怎么办?”一向沉稳的月儿多慌了。“还能怎么办?还不赶快跑!”还是月儿有主意。忽然,柳德承一跺脚,喊道:“坏了坏了,我屋里还有宝贝呢!”说着,就要回去取他的宝贝。

“你还有什么宝贝,不就是这个呗。”月儿从怀里掏出个小油布包,那里面包着《祝家菜谱》。一看见这个,柳德承又觉得自个儿就像刚被月儿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可是他打开油布包一看,又大叫一声“不好!”又要夺门而出。月儿父女俩死死把他拉住,问他要干什么。柳德承说:“昨儿我拿出一本菜谱看,就手放在桌上了……”月儿拿过那个油布包一看,可不,只剩下三本了。

就在这会儿,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伴着一片吵嚷声朝这边儿过来了。“来不及了,你们快跑吧,快跑!”月儿爹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后窗。柳德承却非要出去抢那本菜谱,月儿只好来个欲擒故纵,指着大门对柳德承说:“你去,你去,你要把把命丢了,剩下几本菜谱有什么用!光看唱本不成了名角,会看菜谱也不一定就能成名厨,这个道理,你也不是不懂。你不要怕祝家菜失传,你就去!”

柳德承的心动了。可不是,祝三小姐到外国去了,她只把祝家菜的手艺传给他了,他不能把祝家菜在中国失传!柳德承的脑子里,哪能不去抢那本菜谱,月儿只好来个欲擒故纵,指着大门对柳德承说:“你去,你去,你要把把命丢了,剩下几本菜谱有什么用!光看唱本不成了名角,会看菜谱也不一定就能成名厨,这个道理,你也不是不懂。你不要怕祝家菜失传,你就去!”

“这千儿香,又细、又长,如丝一般,就把它叫‘千儿香丝’,吧。往后,不管你在千里万里以外,只要是听见‘千儿香丝’,‘千儿香丝’,那就是我叫带着千儿香丝找你了。”月儿眼里分明有两汪泪……新中国成立后,柳德承也千方百计地打听月儿父女的消息,可总得不着准信儿。听柳德承讲了这段往事,王教授和他的朋友都说月儿父女俩是难得的好人。王教授甚至说柳德承是自己误了自己。等王教授的朋友做好了千儿香丝,柳德承尝了后,叹口气说,不像月儿传下来的,月儿做得比这香,而且做法也不像。柳德承这么一说,大家都挺高兴。王教授的朋友却说,他一定要再打打听,这千儿香丝到底是个什么来历,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呢。

11 李合营把三家餐厅归为一统以后,重新装修了一番,使这三家紧挨在一块儿的餐厅,既浑然一体,又各有特色。这天,来了三个戴大檐帽的,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工商的。“你就是李合营吗?”一个警察铁着脸问。

“是,干什么?”李合营虽然摸不准来人的底细,心里有点儿不踏实,可脸上却是一股满不在乎的神色。四人在新辟的一间叫“忘忧厅”的单间里坐定,两位警察先是语重心长地讲了一通明白的好处(可以宽),又义正词严地讲了一番抗拒的坏处(必须从),然后劈头盖脸地问李合营:“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并且亮出了一张乔富红的照片。

言来语去,李合营才悟出来,乔富红和南方的那个经理出事儿了。“他们犯什么事儿了?”李合营试着问。原来,乔富红和那个南方经理黑吃黑,一个根本不是什么经理,纯是个骗子,更没有什么彩电;乔富红的公司不单没挣钱,也没彩电经营权。一个想骗对方的彩电钱,一个想骗顾客的预付款,双方都是骗老百姓。如今,那个经理拿着乔富红的彩电预付款跑了。乔富红是照全价收的预付款,剩下的一半钱,他已装在自个儿的腰包里躲到不知哪个鬼窝里去了。